

日曆數約二千餘年景象寂寥基業隳落今因聖靈昭彰殊光跳躍於庭前靈象申明於樹下博舍古色字驗休禎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現足乘玄宵降祐聖祖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未耀中興之事業須俾簡冊兼示寒區已付史官備令編錄仍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其觀可改號為青羊宮仍置殿堂屋宇側近屬觀田地約有兩頃近來散屬黎氓多植葱蒜清虛之地難使薰蒸已賜錢二百貫便令收贖仍給公驗未歸靖慮宗子特立已除官道士李元為已賜紫所宜并獎用荷慶靈敬瑄位冠公台風行郡國効節於延洪之代修心於道德之鄉遠今境內消兵地中呈寶其為林美倍可嘉緝至十月七日勅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之工並用內庫宣賜自獲靈瑞之後至是月癸丑近蜀郡寇相次擒戮旬月之內遂致清平駕幸青羊宮頒賜有差李特立賜緋投龍州錄事參軍又下詔曰太上垂祥青羊應現禮宜崇飾用答殊休諸道州府紫極宮宜

委長史如法修飾仍還有科儀道士祭醮是月乙卯奏收復京城有以見大道垂休聖祖昭祐洪圖延永唐祚無疆者也又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立之伏乞頒示天下以表皇家承神仙之苗裔感太上之靈貺實萬代之無窮也且今檢會從國初已來所造官觀約一千九百餘所度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捨宅捨莊為觀並不在其數則帝王之盛業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宮文章應制弘教大師賜紫道士臣杜光庭上進謹記

歷代崇道記

體玄真人顯異錄

木神作祟

惟二

萊陽東南白坡莊有王進之妻董氏患急弓風屢召名醫治之弗效經其半載忽聞有三先生號體玄真人到白坡蒼進乘馬引僕請師不允進還與親復謀曰若王先生不來救之則董氏之命在於朝夕矣其父子二人再同步詣卷彌加懇請師乃許遂至坡居視患人曰我將謂何病指摩木佛前神子云誰知此箇火頭作祟令進等燒却良久董氏訝而笑曰妾病若遺也一家欣然拜謝師欲出眾為之曳衣勉留齋畢乃去

瓦獸為災

孫富福山縣南塔子莊人也家資稍盛醜醜理生性賦強梁語多侮狎不居禮節里人謂之瘋三郎也常從師遊巖山林以鳥歌酒之友嘗一日忽患血痢淹延月餘藥食無功疼痛弗忍切切然自訟曰先生胡不來救我邪語未已師從門外呼之曰家中有孫癡三否子欽出而迎曰大人病將枯矣師曰不妨欽

欣然引至病榻師高呼疾三我特來與你飲酒何得不起邪富曰我病將死矣水米不加安能飲乎師曰我敢保你不死遂出門四方瞻顧指東廂屋巽頭云元是這業畜為災即將令人擊碎後內問富曰起得否答曰痛則

止矣奈無力不能起也師令富妻梁氏速煮饘粥須臾報粥熟矣師即臨盥啣之然後視甫之富乃連食數器揚言甘美無味比諸師後語梁氏有美醜速取一罇師自飲至半餘者與富飲之沉疾頓愈即端衣正履起而拜

謝曰深蒙師父慈憫救之復活下情無以慰念願為弟子出家修行師曰夫出家盡終者皆宿緣所致非偶然而能為也觀汝之宿賦於出家則未嘗在家作福可也未幾師潛去之富乃徧檢里人所負財賦契券文曆悉焚之矣

燕食過東

師昔遊萊陽東倪家莊河東名曰呼石崖有新砌小卷一所門人王志堅等居之時方饒過新正志堅私議於眾曰此卷初立信奉者

幾家耳賴師真降臨即罄其所有作上元照可乎眾曰諾經之管之眾乃成焉至十六日告畢師語眾曰諸出家在家不可散去明日齋畢則散眾於是無敢辭者良又志堅入覆云弟子數訖眾人已七十有餘據所剩餅物

不滿栲栳恐難及之師躬詣其處將栲栳中物注在一空匱內出曰及得及得次日臨齋志堅復稟各幾枚曰四枚依之齋畢師曰據遠來者更各與二枚以充路費散過並無一少剩者也志堅悉告於眾眾乃焚香再拜讚言奇異從此化數十莊奉善

生麵充齋

師昔乞食嘗到東牟溝頭村其于深見師問之曰先生將齋乎師曰然即請坐內語其妻曰當造饘與先生齋方凌麵成劑忽有人

從門外請師曰今李官人命友洪欲待先生久矣師聞之語深曰將麵來答曰未熟師曰但取來不妨深意謂持去就李宅熱之遂進生劑師乃接而食之稍無難色深駭然而諫曰然先生鼎有丹砂鑪存真火亦詎能當之

哉師微哂不答食盡乃去後略不傷和

所祈即應

師應緣北邁到薊州遵化縣時北京大旱按察使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及屢嘗禱師有應是時復知在於遵化即選差在京奉道商四

官人齋書邀請師聞之不能辭避應命而往於七月十四日到北京使與諸官及應係乞雨數千人恭拜畢使親為祇待翌日清旦使復率眾師前焚香致禱曰此方旱及五旬苗將槁矣願垂慈造俯慰群情幸甚幸甚師曰用得一尺水否眾相顧而無言十七日果雨

地方千里皆及一尺官民僉議作謝雨醮復罷師將離京傾城相餞使曰此別之後再會未可期也師即云都下使歸而思付到任未及兩月何有都下之期師於中秋屆都城太

虛觀不數日使任太子詹事果會於此師欲南遷詹事贈別云無計久駐芝翫山水漸遙後會在何處也師曰寧海詹事默然詳度或不測有寧海往復之幹若任於彼則何其降邪後果任寧海

凡會先知

師還鄉繼北邊有事序事被差到彼不功遂
請為寧海守燒赴任乃躬詣聖水太師焚香
致懇曰專道若於往昔神仙達士但聞其名
耳自拜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將成會
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承茲大幸幾欲去蠅
蠅之累從雲水之遊奈事與願違徒加悵然
也

出神飲酒

師被召過滄州有皇親四官人請向自己道
○ 卷內駐止翌日輒有酒使劉公請師曰敢屈
法身暫臨弊止萬幸師從之詣彼解宇以至
於齋單復啓曰久知先生飲酒不醉恨無緣
見之今道德聞上幸獲奉承敢祈暢飲一醉
願之足矣師曰過蒙厚意公之美醞想非村
醪之可比也緣食之太飽必不能任略容少
憩當成大飲公諾而退徐聞之師在廳上鼻
息如雷公乃同妻趙氏欲入酒庫以備師之
所飲忽見師在庫中凭窠擦靴連飲之二人
潛身退步復觀廳上見師依前熟寐再窺庫

中見師正飲一瓮既盡次瓮又將盡矣夫婦
驚訝惶恐走至廳上不待香而拜之師覺曰
荷公見召已飲訖二瓮予何以酬之遂令侍
者取一舊汗衫贈公云物雖輕而價復高矣
凡人有疾覆之可愈師尋赴關四方有病者
聞之來如輻湊効如谷響彼夫婦嘗然猛省
曰信哉善緣可結道力堪憑遂將財寶散之
貧乏奴僕放以從良二人分頭出家俱在道
而終焉

志形羨慕

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
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奕碁否師曰依高命時
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靴見師
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謹之引於前廳命師
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
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
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慄至
於再局祐為之呵手撮足將不可忍觀於師
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
待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為無心

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謹俗
謹遠盟負約言訖乃去

專知嗣續

初專知即福山石塚人也世本豪族稔飲師
望年將耳順嗣續未焉忽一日師於庭前地
坐以足舉碁曰人問其故師曰專知無嗣蓋
此曰置之不當也我今送二子與之當移此
曰免為後患眾皆笑以為狂言師乃儼然不
顧足舉曰移舞袖而出後果生二子長曰興
住次曰乞得眾方純信

抱陽身安

高榮與初氏同里世為醫藥宿稟仁慈又崇
師道訓名抱陽一日忽患痢疾仙方神藥弗
之能治迫將月餘湯飲不下疼痛莫禁咸云
休息無法可痊復一日師從東牟至里南樓
子莊語其徒鄧道通曰我將謂高抱陽病已
死矣今知存在同往救之北過陽主神廟遂
折荆枝一莖望廟擗斤鉗立久之徑往高氏
木居索小刀一刃入病室見病者曰我來救
汝遂以布袍袖從頭拂拭以至於踵復以刀

失力刺林席叱病者起坐即應聲而起疼痛若遺語言如故令家人急煮稠粥家人曰水尚難飲而况稠粥乎師曰不妨少頃粥至師親投病者病者始則意難及乎少進即連食二器唱言美哉即離席起謝安健勝常

雨龍忽起

師在薊州作醮畢有玉田縣官員及諸奉道請至本邑玉清觀住夏繼五月旱作初十日官民禱師祈雨允之翌日雨降約二寸復不遠官民心未愜而面謝之師曰衆謝之非也豈是貧子所禱之雨至十三日侵晨師於聖前焚香畢指示衆曰見否衆隨指南望見黑煙一縷從井而昇師曰此是雨龍取水已起不久當謝果於辰時雨降抵暮方息遠近霑足遂使官民慶悅苗稼滋榮成一方之大稔

烹雞復還

師昔年嘗至萊陽東馬曹莊有姜仇者頗開師能療疾病敵寒暑恨不得而見之是日請至本居啓曰仇願奉先生飽齋當造何物可邪師曰有雞否答曰仇家每畜豬羊至於雞

則未嘗畜也適有親者遺一雞稱能鳴留之司晨耳師曰肯與我食乎仇諾而出捕之適有本莊李奇卿見之諒於仇曰夫世之君子猶不忍見死不食肉况為道者乎詳公之敬其先生者近於謬也仇曰嘗聞人設饋置

酒不能致先生一到門者在在有之今幸不我外豈可怪此物邪遂殺而烹之既熟饋於師乃食之俱盡捫腹作噫然然而去翌旦仇等忽聞雞鳴衆疑曰復有何雞來此架邪聲與所烹者相類及明視之形色亦與前雞一同驗其昨日所得翎羽復一一存之仇乃心憤無託顛倒若醉往告書卿書卿聞之乃懼然曰昨視之先生以為常倫今詳是理當為得道者乎仇曰雖云聞說先生療疾病敵寒暑心未至於純信也復未審得道者悉能為於是乎書卿曰惜公之不知書也僕稍曾涉獵仙經道傳知夫得道者可以陶冶二儀煇植九土出神入夢透金貫石變化飛騰無所不至况此一雞者乎仇省而質曰先生之道乃天也予乃醜雜也公為我啓其獲方知天

王公落馬

之高矣遠矣豈容淺淺之見測其涯涘者哉
福山南水都村王忠一日請師本家共飲將至半酣輒有南莊客戶李旺喚忠詣彼分田忠令韋馬徐報載訖其妻復催之師語忠曰勿去去則可惜死却爾其妻作慍而言曰先生應飲不顧妨人之幹安用復以卒亡之事特相誑邪師拂袖而起曰不信則從汝北行將至五里忽聞後有人走馬追及視之乃伊塔柳春也愴惶而告曰妻父落馬死矣請先生往救之拜不自休師許同迴至被見忠死卧於道衆圍而哭之師止以勿哭令取水一椀環而灑之三市水盡師曰不能救得乘舟三裏告師復令取水一椀布氣念呪以水噴灑又至於三市師叱曰王忠爾撞左手即應聲而舉右手亦然復令開眼見衆云爾等何為其妻問曰不覺邪徐答云只記得到此忽然迷悶隨數人西去約行及二十里慕蘭王先生追喚迴來復至一溝既深且闊不能過得賴王先生以手提之乃過耳衆指云先生

在此忠乃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
儻非救技已為鬼錄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王李過風
等十上戶修黃錄大離分諸局次晝夜營備
每日四方善眾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
有數醮首詣靜位伺之師乃覺眾託侍者履
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慈救
之師曰何不早遁乃頭不及簪披衣跋履至
於成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
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靜位眾禮謝
畢師曰此人為食物肉觸犯醮筵元辰謹責
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迺良久其人方省告於
眾曰為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
何驗今被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迺眾
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按察副使嘉議大夫素
以刑政酷虐世號為羊截劔事親頗孝因母
染患數載千方弗驗每於公退輒承顏問疾

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
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絕信
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為也遂往拜師乞餘食
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瘳翌日請
師本廳朝服設拜捨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
於幼歲自及第為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
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關西山東河南海
北靡不遍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
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
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疏開其
子稽首拜謝畢齋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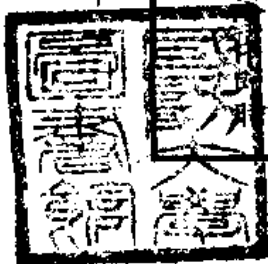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糾集京城善眾議修
黃錄醮眾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
泊附醮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
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赴
一婦人意欲杜撰似有所訴之事眾為之隔
住著言門難乃曰若取難言眾曰爾若不言
人何以知徐曰我於年前都下當報事滿九

月九日迴到本家被妻於麵內藏毒將我謀
殺嫁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
作大醮我欲杜撰告真人乞垂救技我並無
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
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
者愴然輒有隨師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
人緩止其哭語云爾既如斯明白已聞具在
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
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精邪去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城有前縣尉賦
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仰踰年夜夢
顛倒心常驚悸親戚奴僕似此者眾復有鬼
怪相撓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
巫羞醫倦弗獲痊瘥聞師在觀令人擡詣師
前師叱去扶人乃疑而未捨再怒叱方捨而
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今近前又能行步似瘳
半矣師以自食餘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
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為呪水一瓶書符一道
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



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家人皆見用水灑之乃驚走入一坑中復於坑中灑之遂逼出大小六鬼擔抱提勢而去再越而灑之離宅漸遠以至形影消滅矣從此宅靜人安翌日學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邪遂大施錢財修建高真觀化在城二百餘家尊崇道教

鸞鶴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黃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管備略無倦怠師預示眾曰此醮非常必垂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隻鶴二十隻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四日中朝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鶴翔於壇上及以五色彩霞光射眾目有人不信是鶴者數隻為之低飛回翔側示朱頂眾皆異之遂巡一鶴翩翩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飼之但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西邁焚香辭聖畢鶴乃迎師大啖數聲振羽

而齋空中盤繞三市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為圖而敬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祿修黃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已虔心儀式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夫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欲奉玄科懇懇不息乃感諸天惟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眾忽見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師乃俯伏眾又見一童子僅及尺餘容貌奇絕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內起詣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祿即令畫工寫其事跡眾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錄

江淮異人錄

司馬郊

惟三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鴉躡履而行日可千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為龐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許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聞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為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踏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拾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歛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